

莫里哀喜剧选

太 太 学 堂

(1662 年首演)

万 新 译

赵少侯 校

人 物

阿诺尔弗——又名德·拉·木墩先生。

阿涅斯——阿诺尔弗收养的一个娇憨天真的年轻女子。

奥拉斯——阿涅斯的恋人。

阿兰——乡下人，阿诺尔弗的男仆。

乔治特——乡下女人，阿诺尔弗的女仆。

克里萨德——阿诺尔弗的朋友。

昂里克——克里萨德的妹夫。

奥隆特——奥拉斯的父亲，阿诺尔弗的挚友。

一个公证人。

地 点

某城市的广场。

第一幕

第一场

〔克里萨德，阿诺尔弗。〕

克里萨德 照你说，你这趟来，是要和她订婚？

阿诺尔弗 是的。我打算明天就把事情全办完。

克里萨德 这里只有咱们两个人，我想我们可以在这儿好好谈一谈，不怕被人听见。你愿意我以朋友的资格，开诚布公地告诉你吗？你的计划让我替你吓得发抖。这件事，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进行，对你说来，娶老婆总是一个冒险的举动。

阿诺尔弗 不错，我的朋友。也许你自己有害怕的理由，却替我也担起忧来。因为我知道，你总认为，不管在哪儿，结了婚以后，戴绿帽子是件绝对不可避免的事儿。

克里萨德 这全凭造化摆弄，谁也不敢担保。我看，最傻不过的还是人们在这上面那份瞎操心。而且，我时常替你担忧的，就是你这种冷嘲热讽，把许许多多可怜的丈夫都给气疯了。因为，你知道，不管是大人物或是小人物，没有一个人能够保得住不受你的批评。你最大的快乐，就是无论走到哪儿，总是把人家的秘密勾当嚷得满城风雨……

阿诺尔弗 当然啦！世界上还找得出另外一个城市，像本地的

丈夫们这么有耐心吗？我们这儿什么样的丈夫没见过？他们在家什么甜酸苦辣没尝过？有的拚命攒钱，他太太却叫那些让他戴绿帽子的人们也来沾光。有的比较幸运点儿，可是也够丢人的，天天看见有人给他太太送礼，连点嫉妒的意思都没有，因为他老婆说，人家送礼是为了欣赏她的才德。有的嚷嚷得挺厉害，结果却一点事也没有；有的不声不响随遇而安，一见太太的情人到他家来，便彬彬有礼地接过硬他的手套和外衣。有的女人，算得上最机灵的情妇，把偷情的事编套瞎话，哄骗她忠诚的丈夫，这位丈夫听了这些好听的言词也就高枕无忧，反倒可怜这位情人白献殷勤。有的女人，为掩盖她挥霍的来源，假说她花的钱都是玩牌赢来的；那位傻瓜丈夫也不想想玩的是什么牌？还直感谢上帝帮她赢了那么多的钱。总的说来，可以令人讥笑的材料，随处都有，我以旁观者的身分，难道就不能为这发笑吗？难道对这些傻瓜就不能……？

克里萨德 不错；但是讥笑旁人的人，也应当防备别人反过来讥笑自己。我常常听人高谈阔论，非得把看见的事传播出去心里才痛快。但是我，虽然我去的地方，也有人在说长道短，对这些风言风语，我却从来不曾妄加评论。尽管某些时候我也不赞成他们那种过分的容忍，但我总是谦逊地闭口无言。那些当丈夫的平心静气忍受下去的事情，我心里虽不以为然，可是我从来没有故意把这些事情嚷出来，因为总得防备人家反过来也讥笑我们。对这类事我们万不可赌咒发誓，说我一定要怎样做或一定不怎样做。因此在千变万化的命运当中，假使我的头也戴上了某种颜色的帽子，由于我这种处世方法，我差不多可以相信，人们也只会暗中讥笑我罢了；也许我还能有这样一个好处，就是有些好心肠的人

甚至会说句替我惋惜的话。至于你,我的好朋友,那就完全不同了。我再跟你说一遍,你可危险得很哪!对那些被人指戳妻子有了外遇的丈夫,你那张嘴没有一次不是添枝加叶地极力挖苦他们。人人都拿你当做疯狂的魔鬼。为了不让人嘲笑你,你可得永远稳稳当当走路,万一让人抓住你一点毛病,小心在大街上也有人大声笑话你。

阿诺尔弗 天哪!我的朋友,你用不着替我担忧。在这种问题上,谁要能抓住我一点话柄,那他真是人中凤凰了。凡是女人用来捉弄我们的狡猾诡计和巧妙阴谋,我全懂,我也知道人们是怎样常被她们的聪明乖巧所蒙蔽。对于这种意外,我早有了防范;我要娶的这个女人是那么纯洁天真,绿帽子是万不会飞到我头上来的。

克里萨德 这么说,你以为一个傻女人……

阿诺尔弗 想不让自己当傻瓜,只能娶个傻女人。我是一个善良的天主教徒,所以我相信你那位伴侣是非常贤慧的。但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太太毕竟不是个好兆头。我知道有些人付出多大的代价,只因为娶了个过于有才能的老婆。难道我会要这种才女吗?张口沙龙,闭口文艺座谈会,不是散文,就是诗词,写上一大堆的情书,来拜访她的不是侯爵就是大文豪,而我呢,只不过是太太的丈夫,倒成了没人理的泥菩萨!不,不,我可不要那种才高八斗的女子,一位能写诗作曲的太太知道的就太多了。我希望我的老婆,不必有多么聪明,也不必知道什么叫做韵脚。万一有一天人家和她玩哥比翁游戏^①,当轮到她对句的时候,人家问她:“篮子

① 当时在法国社会上流行的一种联句的游戏。出上句的人问:在我的篮子里应该放什么,对句的人回答的时候必须押韵。

里应该放什么？”最好她能回答：“来块奶油蛋糕。”总而言之，但愿她愚昧无知到极点。跟你说吧，只要她会祷告上帝、爱我、织织缝缝，也就够了。

克里萨德 难道你专爱愚蠢的女人？

阿诺尔弗 我宁肯爱一个又丑又傻的女人，也不爱一个美丽无比富有才学的太太。

克里萨德 才学和美丽……

阿诺尔弗 都不要，只要谨守妇道就成了。

克里萨德 无论怎么说，你怎么能让一个傻女人明白什么叫做谨守妇道？并且，我相信，真要跟一个蠢女人过一辈子，也够令人烦恼的了。你以为你的主意不错吗？以为照你的想法去做，你的头上就准保安全，不会戴绿帽子吗？一个聪明的女人固然也会不守妇道，至少她得先有这种胆量；可是一个愚蠢的女人违背妇道的时候，往往并无胡作非为之意，糊里糊涂地已经把事情做了。

阿诺尔弗 对于这种美妙的见解，深奥的议论，我只好拿庞大固埃回答巴汝奇^①的话来回答你：要想让我跟一个不是傻瓜的女人结婚，你尽管学律师的雄辩，学牧师的说教，把道理一直讲到“圣灵降临节”，最后你会十分诧异地看出：一点儿也没说服我。

克里萨德 我什么也不劝你了。

阿诺尔弗 各人有各人的法子。无论是关于女人的问题或其他任何问题，我都要按照我的方式去办。我自信相当有钱，可以选择一个一无所有，一切都靠我的女人。她绝对服从我，完全听我的摆布，不管是财产，是门第，叫她挑不出一点可

^① 此二人均系拉伯雷的小说《巨人传》中的人物。

以埋怨我的地方。在多少小女孩当中，她的模样儿是那么温柔稳重，从她四岁起，就唤起了我对她的爱情。那时候，她的母亲境况很窘，使我起了向她要这个孩子的念头。那个善良的乡下女人，知道了我的心愿，满心乐意摆脱了她这个负担。为了使她与社会隔绝，我把她送进一个小修道院，叫人按照我的方针把她抚养起来。这就是说，要他们用尽方法，尽可能地把她培养成个糊涂虫。上帝保佑，居然照我所期待的样子获得了成功。她长大成人，我看她是那么天真无知，不禁感谢上天，真的依照我的心愿给我训练好了一个老婆，使我终于找到了合我心意的女人。于是，我把她接了出来，然而我那家里是各式各样的人随时都可以来的，无论对什么事都得有个预防，我于是把她安置在从来没人来找我的另外一所房子里。为了使她原来的善良性格一点也不会改变，我在那儿雇用的仆人，也都和她一样憨傻单纯。你一定要问，讲这套话干什么？这不过是让你知道我的谨慎小心。说到末了，以忠实的朋友的资格，今天晚上我请你和她一块吃晚饭，好叫你仔仔细细考察她，看看我选择的人对还是不对。

克里萨德 我同意。

阿诺尔弗 从我刚才这番谈话中，你可以看出她的人品和她的幼稚天真。

克里萨德 关于这一点，你对我所说的话还不能……

阿诺尔弗 实际情况比我说的还要好。她是那样的单纯，真让我把她喜爱得不得了。有时她说出来的话，憨傻得简直要把我给笑死。谁能相信？有一天她被一个问题给难住了，她带着一副举世无双的天真样儿跑来问我，小孩是不是从耳朵眼里生出来的。

克里萨德 阿诺尔弗老爷,我非常高兴……

阿诺尔弗 又来啦!你是不是故意永远叫我这个名字?

克里萨德 啊!我不是故意的,可是我说顺了嘴啦。我老想不起你那德·拉·木墩先生的别号。哪个鬼东西给你出的主意?都四十二岁了,还要改变姓氏!因为你田地里有一棵腐朽不堪的老树,你就给自己取这个贵族的姓名!

阿诺尔弗 我全家都以这个姓氏对外来往。除了这个原因以外,德·拉·木墩这个姓我听起来也比阿诺尔弗顺耳的多。

克里萨德 多么荒唐!撇开祖先的真姓,另取一个古怪的名字。多数人都有这种瘾。我并无意拿你相提并论,可是我听说有个乡下人,大家都管他叫胖比埃尔,他全部财产只有小小的一块地,他却在田地周围挖了充满污泥的一道沟,从此便以德·海岛先生这个堂皇名字自称。

阿诺尔弗 你用不着做这种比喻。不管怎么说,德·拉·木墩是我的姓氏。我看它满有道理,我觉得它挺受听。用别的名字叫我,那就是对我失礼。

克里萨德 可是,许多人都还不习惯这样称呼你,我看寄给你的信,信封上还写着……

阿诺尔弗 不知道的人只好随他。但是你……

克里萨德 好吧!这问题我们不必再谈了。我多加注意,让我的嘴习惯一下,从此管你叫德·拉·木墩先生便是。

阿诺尔弗 再见吧。我要敲这个门进去向一个朋友问好,顺便告诉他我已经回来。

克里萨德 (走开)天哪!我怎么越看越觉得他像个疯子!

阿诺尔弗 (自己一个人)在某些问题上,他的脑筋好像有点毛病。真是怪事。人人都那么顽固地坚持己见!喂!喂!开门来!

第 二 场

〔阿诺尔弗，阿兰，乔治特在屋里。〕

阿兰 谁叫门？

阿诺尔弗 开开吧。（旁白）我离家有十天了，我想他们看见我一定会非常高兴。

阿兰 外面是谁？

阿诺尔弗 我。

阿兰 乔治特！

乔治特 什么事儿？

阿兰 去开门吧。

乔治特 你，你去吧。

阿兰 你，你去吧。

乔治特 说真的，我可不去。

阿兰 我也不去。

阿诺尔弗 就让我在外面死等。喂！喂！劳你们驾啦。

乔治特 谁在敲门？

阿诺尔弗 你们的主人。

乔治特 阿兰！

阿兰 干吗？

乔治特 是老爷。快去开吧。

阿兰 你去开呀！你。

乔治特 我在扇风箱的火哪。

阿兰 我看着麻雀呢，怕它跑出来，让猫叼走。

阿诺尔弗 呵！你们俩，不管哪一个，谁要是不给我开门，我让

他四天摸不着东西吃。

乔治特 我已跑来开门,你还跟来干什么?

阿兰 为什么不让我开门? 你又玩什么诡计!

乔治特 你躲开吧。

阿兰 不,你躲开吧。

乔治特 我要去开门。

阿兰 我,我也要去。

乔治特 不能让你去。

阿兰 你也别去。

乔治特 你也别去。

阿诺尔弗 在我家里,非得有耐心不可!

阿兰 老爷,至少是我……

乔治特 是我,是您的女仆人……

阿兰 要不是看老爷的面上,我非给你……

阿诺尔弗 (挨上阿兰的那一拳)该死的!

阿兰 对不起。

阿诺尔弗 瞧你这笨蛋!

阿兰 老爷,她也……

阿诺尔弗 你们俩都给我住嘴。不要再瞎胡闹。好好回答我。

怎么样? 阿兰! 这儿大家都好吗?

阿兰 老爷,我们都……(阿诺尔弗摘阿兰头上的帽子)我们都挺……(阿诺尔弗还在摘阿兰头上的帽子)上帝保佑,我们都……

阿诺尔弗 (摘三回才把阿兰的帽子摘下来,把它扔在地下)不懂礼貌的畜生! 是谁教给你的,在我面前戴着帽子说话。

阿兰 您摘得对,是我的不是。

阿诺尔弗 (向阿兰)请阿涅斯下楼来。

第 三 场

〔阿诺尔弗，乔治特。〕

阿诺尔弗 我不在家的时候，她发愁来着吗？

乔治特 发愁？没有。

阿诺尔弗 没有？

乔治特 哦！是的，发愁来着。

阿诺尔弗 为什么？……

乔治特 对了，我真该死！她时时刻刻都以为是您回家来了。

只要一听见有马、驴、骡子打门口走过，她总当是您来了。

第 四 场

〔阿诺尔弗，阿涅斯，阿兰，乔治特。〕

阿诺尔弗 （旁白）手上拿着活计？这是个好兆头。喂！阿涅斯！我回来了，你一定很高兴吧。

阿涅斯 是的，先生，谢谢上帝。

阿诺尔弗 我呢，一见你面，我也高兴极了。看样子，你身体一向都好吧。

阿涅斯 除了跳蚤夜里打搅我，没什么不好的。

阿诺尔弗 啊！就快有人替你撵跳蚤了。

阿涅斯 那您太让我高兴了。

阿诺尔弗 我也这么想。你做的是什？

阿涅斯 我自己的帽子。您睡觉穿的衬衣和头巾都已经做好

了。

阿诺尔弗 啊！这太好了！你上楼去吧。你不要难过。我一会儿就回来，有要紧事情跟你谈。

第 五 场

〔阿诺尔弗独自一人。〕

阿诺尔弗 当代的女名流们，学问渊博的太太们，倾诉柔情和优美情调的女人们！我敢说不管是你们的诗词，你们的文章，或你们的情书，所有你们的学问，没有一样能比得上这种天真无邪的幼稚无知。我们不应该被财产所迷惑，要紧的是我们的荣誉……

第 六 场

〔奥拉斯，阿诺尔弗。〕

阿诺尔弗 我看见了什么？莫非是？……是的……我看错了……没看错。看错了。没错，就是他。

奥拉斯 阿……老爷。

阿诺尔弗 奥拉斯！

奥拉斯 阿诺尔弗！

阿诺尔弗 啊！我快乐到极点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奥拉斯 有九天了。

阿诺尔弗 真的吗？

奥拉斯 我先上您家去了，但是没见着。

阿诺尔弗 我到乡下去了。

奥拉斯 不错，两天前走的。

阿诺尔弗 噢！不几年的工夫，小孩子长得多么快呀！当初我看见你的时候，你至多不过这么高，现在看你这样仪表堂堂，真叫我羡慕的不得了。

奥拉斯 是吗？

阿诺尔弗 但是，请告诉我。你父亲奥隆特，我一向钦佩和尊敬的亲爱的好朋友，他现在干什么呢？他还是那么兴致勃勃吗？他知道，凡是和他有关的事情，没有我不关心的。我们两人有四年没见面了。

奥拉斯 并且好像你们谁也没给谁写过信。阿诺尔弗老爷，我的父亲比咱们还快活呢。我这儿有他给您写的一封信，在另外一封信里，他又告诉我他不久要回来，原因我还不知道。您知道有一位同乡要带许多财产回到此地来？据说是他十四年的工夫在美国做买卖挣的。您知道这人是谁吗？

阿诺尔弗 不知道。你父亲没告诉你他叫什么名字吗？

奥拉斯 他叫昂里克。

阿诺尔弗 不认识。

奥拉斯 我父亲跟我提起这个人的时候，只说他已经回国了，就好像我和他挺熟似的。我父亲写信告诉我，说他们为了一件要紧的事情，不久将要一块儿动身到这儿来，究竟为了什么事，信里可没提。（把奥隆特的信交给阿诺尔弗）

阿诺尔弗 不久就要和他见面，我多么高兴呀！我一定要尽我的力量，好好地款待他。（看完了信）给朋友写信，何必这么客气，他这些恭维话，完全没用。即使他信里一字不提，你也可以随使用我的钱。

奥拉斯 我这个人，只要别人口头允诺我一点事，我是从不放松

的。现在我正需要一百比斯脱。

阿诺尔弗 说真的，这么办才算看得起我。幸亏我身上正带着呢。

连钱口袋一块拿去吧。

奥拉斯 总应该……

阿诺尔弗 不用这些客套。喂！你觉得这个城市怎么样？

奥拉斯 人烟稠密，建筑华美；我想这儿的各种娱乐一定也都挺有意思。

阿诺尔弗 各人有各人的快乐，可以随意消遣。对于那些所谓风流多情的人物，在这个地方可真有使他们称心满意的，因为这儿的女人生来娇艳动人。有金栗色头发的，有淡棕色头发的，脾气都挺温柔，当丈夫的又都懦弱到极点。真是帝王之乐！我常拿我所看见的各种把戏来取乐。也许你已经迷上了一个吧。你还没遇见什么幸运的事吗？像你这样一表人才，比金钱的魅力还大，你的相貌足够让做丈夫的当王八。

奥拉斯 实话实说，一点不必隐瞒。我在这儿已经有了一段艳遇，您跟我这样的交情，我不能不告诉您。

阿诺尔弗 （旁白）好极了！又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我的笔记本上又有了材料。

奥拉斯 但是，我求您，至少应该给我保守秘密。

阿诺尔弗 噢！

奥拉斯 您不是不知道，在这种事情上，秘密一经泄露，我们的希望就要落空。那么，我坦率地告诉您，我已经爱上这儿的一个美丽女子。一开始，我的一些小小殷勤就得到了极大的成功，打通了和她接近的一条甜蜜的道路。我不夸耀自己，也不侮辱她，可以说我的事情已处在十分顺利的局势。

阿诺尔弗 （笑着）她是……

奥拉斯 （指着阿涅斯住的房子）一个住在这所房子里的年轻可爱的姑娘。从这儿您就可以看见刷着红色的围墙。说真的，她头脑有点儿简单，那是因为某一个男人犯了无可比拟的错误，把她藏起来，使她与社会断绝来往。但是她，虽然那个人要把她管束得什么都不懂，她显示出的绰约风姿，还是足以令人心醉。神态十分诱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柔，没有一个人能够抵抗得住。这么千娇百媚的一颗爱的明星，也许您已见到过她。她叫阿涅斯。

阿诺尔弗 （旁白）啊！要把我气死了！

奥拉斯 至于那个男人，好像人家都称呼他德·拉·木墩，或德·拉·树墩，他到底叫什么，我倒不很在意。据说，他很有钱；但是，并不怎么明白事理。人家谈起他来，都拿他当笑料。您认识他吗？

阿诺尔弗 （旁白）好晦气！

奥拉斯 嗯？您怎么一声不响啦？

阿诺尔弗 唉！对，我认识他。

奥拉斯 他是个疯子，是不是？

阿诺尔弗 嗯……

奥拉斯 什么？您说什么？那么……我说对了？嫉妒得可笑？是个傻子？看起来，大家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他确是那样的人。总而言之，可爱的阿涅斯已占据了我的心。我不跟您撒谎，她长得美极了。如果真的让这样少有的美丽姑娘嫁给这个古怪的人，那简直是一种罪孽。我呢，我一切的努力和最甜蜜的愿望，是想不管这个男人多么嫉妒，一定要把这个女子弄到手。我冒昧向您借的那笔钱，就是为了使我这公正的计划获得成功。您比我还明白，无论我们怎么努